

青

年一代10

QINGNIANYIDAI
JINGHUABEN



年精华本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青年一代》十周年 社会新闻录
●QINGNIANYIDAI
《青年一代》精华本 精华本 精华本
●JINGHUABEN



主 编 导 言

《青年一代》杂志从1979年创刊到1988年，正好满了10周年。

《青年一代10年精华本》（1979——1988），是《青年一代》办刊10年来从刊物所有2000余篇文章中选编的一个专辑。这些文章在本刊历年好稿评选中，在全国各类好文章评比中，多数被读者推荐、评选为“好稿”，在社会上有广泛影响。

这本专辑，共精选了57篇文章。每篇文章的内容、题材都有生动的故事、曲折的情节、深厚的感情，通过一个人的遭遇，或通过一件发人深思的事件，一个问题的探讨，给弱者以支持，为青年呼吁，鞭挞丑恶，或针砭时弊，反映了青年动向，揣摩了时代趋势，都有较强的可读性。

这本专辑，按出版年份、文章发表先后排列。为保持刊物特色、文章的本来面目，在选编时，我们对文章的标题、段落、文字以及署名、标点等，除个别作了改动外，一般都保持原状。这样，让读者可以更真实地从中看清刊物编辑部对某些问题的不断认识过程，也反映了时代的进步和对青年问题的探索正在发展、深化中。

《青年一代》主编 夏画

1988年1月

目 录

主编导言.....夏圃

1979年

上海芭蕾舞团演员的爱情生活.....晓思(1)
短命婚姻.....明生(4)

1980年

火葬场的化妆工.....明生(6)
爱情与偏见.....石坚(8)
致马路求爱者的一封信.....兰蕾 沈茜(10)
我的遭遇.....林静(12)
要成为生活的强者.....朱小凤(14)
龙虎缘.....蒋正萌(15)

1981年

怎能当养女当牛马.....韩胜宝(18)
警察与“小偷”通信.....爱珍 小周 老陈(21)
可不可以这样追求爱情.....王也(24)
他为什么犹豫不决.....肖三洋 高居东(27)
一个教徒的迷茫.....李彩云(30)
爱神之箭射向何方.....攸攸 萧萧(32)

1982年

一个高考生留下的日记.....肖宾整理(35)
他救了200多条人命之后.....傅吉石(37)
“佛国”姑娘的悲剧.....李烈钧(40)

杨新财和他的朋友.....	新时 (42)
我另有新欢怎么办.....	翠芬 (45)
被父母遗忘的强强.....	郑颖 (47)
一笔有争议的“债”.....	徐毅 陈梅 (49)

1983年

我的自述.....	潘序伦 (51)
经过理智判断的爱恋.....	叶子 (54)
再揭“少年书法家”.....	陈晓轩 刘晓琳 唐学亮 (57)
上电大为啥遭折腾.....	王中义 郑杰高 胜翔 (60)
一个横遭非议的青年.....	柴立扬 (63)
今日“苦命娜”.....	景萱 (66)
苦命私生女.....	王也 (69)

1984年

1984年

在圆明园举行的婚礼.....	何朴 萧萧 (72)
无腿登上7546米高峰.....	苏克狂 (74)
真情.....	刘文洪 芮伟国 (77)
淮海路上“哆妹妹”.....	严岸 (80)

1985年

第二次结婚.....	王若望 (82)
我和寡母.....	柳波 (88)
引起不同反映的婚姻.....	黄浩 (91)
他从少林寺归来.....	黄强 王大千 侯文歌 (93)
留在黄浦江畔的吻.....	张小可 (97)
谁能帮她推开愁云.....	青传仁 (98)
来自上海“下只角”的报告.....	王宏光 (101)
拯救——不仅仅为了一个罪犯的新生.....	丁志良 (103)

1986年

汪齐风受两次打击后.....	杨晓敏 (107)
走访鸡鸣寺尼姑.....	黄常伦 陈汉忠 刘立华 张卫星 (110)
传奇夫人.....	穆静 (113)

“官迷”骗婚记.....	李桂茹 (118)
匆匆的人生.....	高建国 (120)
猴子死了.....	喻智官 (123)
神秘的撰稿人.....	谢燕华 (125)
我戴项链上讲台.....	山蒙子 (128)
两个女大学生的命运.....	辛娥 (132)

1987年

小镇上，有一个神女.....	李军 (134)
紧紧地抓住人生的另一半.....	林景怡 (137)
丹凤村的秘密.....	潘金陵 琼卿 (140)
流行在大学园里的“课桌文学”.....	顾亚平 谷洪 (143)

1988年

“幸福还在后头”.....	刘鸿伏 (145)
她们在深圳当按摩.....	程路 (147)
工商局长与“倒爷”.....	方夫 (150)
“文化经纪人”的秘诀.....	汪天云 (153)

上海芭蕾舞团演员的爱情生活

晓 思

编辑同志：

当我坐在文化广场观众席上，欣赏着“王子”和“白天鹅”娴熟优雅的爱情双人舞的时候，不由得想起这群舞姿优美的女演员，她们个人的爱情生活是否和《天鹅湖》那样高雅、纯洁、甜蜜？她们是怎样选择对象、建立家庭的？编辑同志，你们能不能给我一个答复呢？

吴 筠

吴筠同志：你好！

你了解一下芭蕾舞团演员们的爱情生活。这，我想，也许不仅仅为好奇心所驱使吧！

关于芭蕾舞团女演员们的爱情生活，我是熟悉的，因为多年来我就和他们相处在一起。芭蕾舞，在我国还是一项十分年轻的事业，这门艺术非常优美动人，艺术要求相当严格，甚至很苛刻。为此，有不少热心的观众，不仅喜爱舞台上的角色，而且也希望了解创造这优美艺术的人们是怎样生活的。在这里，我不讲芭蕾舞演员汗湿练功衫、血染脚尖鞋、多年如一日的刻苦练功，也不讲演出前的忙碌紧张、成功后的欢乐幸福，而是向你和青年们介绍一下上海芭蕾舞团女演员们的恋爱、婚姻和家庭生活。她们既没有“英雄美人”式的浪漫情节，也没有象你在小说中看到的那么多的离奇故事。她们的生活是平淡的，然而在平淡的生活中，却能使



你看到这群在红旗下生长的年轻文艺战士心灵上的光彩。下面，我叙述几个片断给你听，或许会对你和其他青年朋友有点启发。

选 择

阿彭是我团出色的独舞演员，温文尔雅，不爱多说话。体形、舞姿、乐感都突出地好，我们中间有不少人经常对她的艺术才能备加赞扬，她的性格和她的舞蹈一样优美，追求她的人也多，但她都一一拒绝了。为什么？因为阿彭热爱自己的事业，要把更多的精力用于刻苦地练功，不愿过早地考虑个人问题。其次，她感到自己心里还没有找到一颗能孕育出爱情之花的种子。一年复一年，姑娘年纪大了，关心她的人越来越多，热心介绍的人也不免觉得她心思难捉摸。她究竟要选择一个怎么样的对象呢？

有一天，同学给她介绍了一位在某研究所工作的小许。在知识不吃香的年月里，小许真可以称得上是一个“白专”典型了。他太用功了，连到阿彭家来作客，也带着专业书，像个“书呆子”。这在某些姑娘看来，将来是没法一起生活的，也因为这样，小许很长时间感到找不到合适的对象。但是，阿彭从小许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为人厚

道，热爱专业，勤奋工作。美中不足的是，小许在生活琐事面前显得呆板、笨拙；对于女演员丰富的感情，敏感的心灵，他也时常不能“心领神会”。但他俩毕竟开始恋爱了。

我知道，当时阿彭反复考虑过不少问题。她感到，小许身上确实有许多优点值得自己学习，但如果把他作为自己的终身伴侣似也有许多不足：他年纪略大，经济条件并不宽裕，如果两个人都不善于料理家务，将来共同生活不是会带来很多困难吗？但她又这样问自己，究竟什么是主要的呢？选择对象的基础是什么？我要追求的是什么样的爱情呢？现实生活使她懂得双方应当有真挚的感情和共同的志向，要平等相待，在事业上要互相鼓励。一次，阿彭过生日。晚上，小许兴冲冲地把自己最近在科研上取得的一项出色成果作为阿彭的生日礼送给她。阿彭领会了这中间的含意，更增加了对小许的好感和钦佩，终于两朵晚开的爱情之花联结了起来。择定佳节，他俩结婚了。

也许你会感到我举的是一个特殊的例子。我听说社会上有那么些人，他们认为芭蕾舞演员选择对象一定看“卖相”，讲“条件”。其实，这是一种陈腐之见。我们团内有一些演员找的对象是文艺界的同行，更多同志的对象则是普通劳动者，例如我们女队长小周，就找了港务系统的一个普通工作人员，而且男方家里条件并不好，第一次相识就在近郊一间极为简陋的平房里。选择文艺界同行也好，选择普通劳动者也好，绝大部分演员的共同点是注重“人品”、“才学”、“志趣”、“性格”。总之，以事业为重，追求的是健康的爱情。正因为这样，所以才会经得起考验。

考 验

和阿彭一样，小朱也是一个优秀的芭蕾

舞演员。她个儿高高的，身材很好，两只大眼睛总是流露出坦率、愉快的神情，一看就讨人喜欢。在练功房、侧幕边，我们经常看到她全神贯注地，大幅度地做准备动作，在校园中、宿舍里，我们时常能听到她爽朗的笑声。就在她26岁那年，有同学在公园看见她和一个带眼镜的男青年散步，新闻很快传开了。小朱一本正经地承认：“以前是邻居，现在是朋友。”以后，小朱变化了，最明显的是爱书了，对自己扮演的角色更钻研了。从外表上看，小朱和小王不怎么相称，小朱平时比较注意穿着和整洁，小王衣着却十分朴素。可是，小朱不挑剔小王不修边幅，小王也不指责小朱穿衣考究。互相勉励和关心体贴是他们谈心的主要内容。

就在他俩感情日益加深的时候，一件不幸的事发生了。一天，小王厂休加班，突然发生火灾，在奋勇灭火中，他脸部、双手严重烧伤。这个意外的打击，使小朱彻夜难眠、焦虑万分。那时，小朱每天早上赶到西郊练功、排练，下班后赶到东区小王的病榻旁为他送水喂饭。疲倦、劳累、担忧煎熬着小朱，使小朱感到痛苦。很自然的，一个严重的问题提到了小朱的面前，今后关系怎样发展？一个芭蕾舞演员难道将和一个残疾青年结合吗？亲戚、朋友、同学、邻居，甚至医生、护士，他们的议论和眼光也不同寻常，有规劝，有观望，有关心……这真是一个严峻的考验啊！

经过最后一次手术，小王脸上的绷带终于除掉了。啊！满脸的伤疤，嘴也歪了，10个手指可怜地弯曲着，象对鸡爪。小朱再也无法忍受了，她失声痛哭起来。这时，小王看着她，沉默着，报以无限信任的眼光。回到家里，小朱思想上开始了激烈的斗争，她问自己：受伤的外貌，残废的双手，今后生活会发生重重困难，我该怎么办？……以后怎么样呢？我后来问过小朱，她的回答很

简单：“我和他恋爱了，我还爱着他，在困难的时候，他更希望我在他的身边，我不应该使他失望。”是的，多年来培养起来的真挚的爱情，当不会因为脸上的几道伤疤、双手的残疾而摧毁的。当我参加她婚礼的那天，我凝视着这奇特的一对夫妻，禁不住走过去，紧紧地握着小朱的手，一股崇敬的暖流涌上了心头。

如今他们有了一个胖娃娃。小王的手还不能自理。小朱料理着许多家务。他俩比以前更相爱了！

生 活

有一种说法，似乎“爱情的花在婚前哪怕开得再美，婚后总是要凋谢的”。“昙花一现”的爱情是有的，那大概是缺乏爱情基础吧。这个情况，在芭蕾舞团很少。我知道，阿彭和小朱的爱情之花就比婚前开得更美，而这，又与我们敬爱的周总理生前对芭蕾舞演员的关心分不开的。1972年，周总理在接见我团演员时，语重心长地对大家讲：“要以事业为重，要晚婚。”他还举出某单位一女同志坚持过了30岁才结婚的例子，针对我们舞蹈专业的特点，谆谆教诲我们：“女同志30岁结婚不算晚”。从此，在我们

团，30岁以后结婚已成了一条不成文的规定，也几乎成了每个人的自觉行动。在团内，交朋友，谈恋爱，到结婚之间的过程一般都有三、五年，八年、十年的也有。由于恋爱的时间长，经受各种波折的可能性就多，但相互了解的程度也深了，双方爱情的基础更加巩固，婚后生活就会幸福。！

吴筠同志，你在文化广场看过“天鹅湖”的演出，我可以告诉你，这里面的女演员已有一半以上是年青的母亲了。他们在家庭里过着美满幸福的生活。除了上面讲过的以外，还有小余他们俩口子，生活上互相关心，事业上共同勉励；小周他俩勤俭持家，和睦相处；而小石呢，并不因为有了孩子而放松了对自己的要求，相反，更加刻苦练功，把全副精力投入工作，继续为芭蕾舞事业贡献力量。夫妇相亲相爱的例子很多，限于篇幅，我不详细介绍了。

当然，和社会上一样，我团也有个别同志沾染了不良思想，没有处理好个人的恋爱和婚姻问题，受到了应有的谴责。我们芭蕾舞演员懂得，不仅要在舞台上创造优美的艺术，而且也要在舞台下创造美满的生活。我们希望年轻的朋友们和我们一起奋斗，让美好的青春放射出更艳丽的光彩。



短命婚姻

明 生

6月的一个上午，某区人民法院正在公开审理一起行凶案件。旁听群众挤满了法庭。原告人王××和被告人孙××系夫妻关系。被告由法警押入法庭后，审判员首先对案件事实进行调查。

在人证物证面前，他交代说：“开始是闹夫妻纠纷，发展到去年10月9日晚上我持刀行凶，砍伤妻子、岳父和妻舅3人。”

审判员问：“你与王××是如何结合的？”

被告人答：“我们的婚姻是不正常的，我吃她‘卖相’，她吃我‘条件’，未经结婚登记，双方就同居。”

……

通过调查，案件的事实和前因后果都清楚了。

案件的发生，它的起因得从双方的恋爱、婚姻谈起。

爱“财”取“貌”

1970年，王××在某饮食店当艺徒时，有个同事介绍她认识了建筑工人孙××。从外表看，男丑女美。初次见面，一个热情追求，一个不予理睬。可是后来他们又怎么建立关系的呢？且看姓孙的如何行动：

他为了接近王，投其所好，买了照相机邀王在公园拍照游玩。王本来对孙不屑一顾，听说要给自己拍照就显得很高兴，她

想，一起白相相嘛无所谓，便欣然前往。一个星期后，孙送来一块进口手表。二个星期后，又送来一辆自行车。开始，姑娘还有点不好意思，后来，半推半就照单全收。于是，开始来往了。事情被王母知道了，她觉得不妥，提醒女儿：“不同人家谈朋友，不要收人家这些东西。”到手的财物还人家，王那里舍得。而男方呢，为了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与女方的“恋爱”关系，这时候正细心地观察王日常生活中喜爱什么，缺少什么，发现一样，就悄悄地买一样，不声不响地送一样，真是体贴入微，百依百顺。他对王一再表白自己是独生子，家里居住条件虽然差，但是父亲工资高，银行里有5000块存款。王动心了。心想：孙外貌虽丑，但良心很好，经济条件也不差，暗自为有一个“好对象”而高兴起来。

为了稳住阵脚，孙还对王的父母献殷勤，又博得王母好感，但王父始终不满意，他感到姓孙的作风不正，脾气暴躁。这时的女儿哪肯听父言，一个“财貌婚姻”就这样建立了。

非法同居

1971年春节，王一家去原籍过年，孙乘机与王发生了两性关系。王父回沪后，发现两人关系不正常，十分恼火，警告女儿不要受骗上当，尽快退还赠物，断绝来往。女儿

反唇相讥，骂父亲干涉她的婚姻自由。

“你嫁孙××，将来要吃苦头的。”

“苦什么？‘苦’加点糖就是了。”女儿心里很空虚地说：“我现在怎么能不跟他！”

从女儿的口中知道出了问题，王父很痛心，他十分坚决地对女儿说：“他品质这样坏，你出了事情，也应跟他断绝关系。”

“他爱我，我愿意，不要你管！”女儿也很固执地回答。

见女儿态度如旧，王父气愤地说：“你不听劝告，今后不要哭着回来。”

“不回来就不回来！”

得悉他们父女吵翻，孙便积极怂恿王离家同居，山盟海誓地保证永不变心，但因考虑到孙家房子小，王这时还犹豫不决。

但是，她怀孕了，那时只有21岁。不久，她又因旷工受到组织上给予延长艺徒期的处分。犯了错误，王觉得无颜见父母，又经不起孙一再怂恿、拉拢，说什么：“生了小囡，可以申请住房，有了房子，可以添家具，买电视机、电风扇……”一番甜言蜜语，使王充满着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憧憬，回到家中，拿了几天换洗衣服，不告而别。

王到孙家后，只能与孙父母同住在一个灶间内，晚上，搭几块阁板就寝。王临产时连住宿的地方也没有，还是好心的邻居暂时让出一个亭子间来，给王分娩后休养。生活上的种种困难，王都忍受了，认为今后是可以逐步改善的。而最大的打击，是相处时间久了，孙的恶习暴露无遗，孙对她的态度完全变了。他沉溺于赌博，把同居前买给王的手表、自行车陆续拿去卖掉了。他要王每月按工资单把全部工资交给他，金额稍有不足，即要盘问。王行动上没有自由，精神上很痛苦。

开始破裂

于是，夫妻开始打骂了。开始打骂的理由是说他妻子懒，“回家只知睡觉，不做家务，不照顾孩子”。一次王被打急了，不满地说：“你象蟹一样的人，嫁给你已蛮好了，还这么凶。”孙听了此话，心里怀恨。有一次，他提前放工回家，撞见王穿着睡衣靠在床上，旁边椅子上坐着个中年男子，就认定妻子私生活不检，便在人前大肆宣扬妻子不规矩，打骂更厉害了。

起先，王受辱挨打，无脸回去告诉父母，只是求救于邻居帮助。日子一久，一些本来同情王的邻居，逐渐感到夫妻纠纷是“多管闲事”，旁人劝不了，孙呢，打妻子的次数也越来越多了。双方裂缝越来越大，王越来越痛苦。

脱离关系

王本来以为丈夫随着年龄的增长，可能会改恶从善，但是她一次次地失望了。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她拿了几件衣服，带了女儿回到娘家。不料她前脚刚走，丈夫后脚就追了来，并迁怒王父破坏了他们夫妻关系。之后，孙又深夜冲到王家大吵大闹。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王表示无法与孙生活下去。

事情只好由法院出面解决了。而在法院会同双方组织调处过程中，孙继续对王无理纠缠。连襟再三劝说，并向孙单位领导反映。孙得悉后，开始大打出手，尔后，回家取了菜刀、榔头，直冲连襟家室，砸坏了大橱、五斗橱等许多物件，进而又砍伤了王的手，砍伤了王父左膝韧带，刺伤了妻舅的右腿，于是孙被公安局拘留了。

回顾自己的经历，王××十分沉痛地说，

火葬场的化妆工

明 生

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在殡葬行业里，青年化妆工金苗苓中了状元。今年他被评为全国新长征突击手，受到了党和人民的赞扬。

金苗苓，今年31岁，白净的脸儿，眉目清秀，加上戴着一副眼镜，很象个知识分子。在来龙华火葬场之前，他在徐汇区湖南街道文化站工作，喜爱儿歌创作。业余时间，他先后为《儿童歌声》和其他刊物谱写了二三十首歌曲，其中和另一同志合作的《周总理请听我们的汇报》还灌了唱片。可能你不会想到，就是这个在音乐方面有成绩的青年，也是个优秀的为死尸装扮的化妆工。

当然，这个化妆工工作的地方不是在充满莺歌燕舞的艺术团体内，而是在低回着哀乐的殡仪馆里。当一户人家有人逝世，活着的人总是很悲痛的，在他们最后向亲人告别时，总希望看到死者安详的面容。对于“寿终正寝”的尸体化妆自然容易，但对一些“横死”的人，要恢复死者生前的容貌，很不容易。一次，某厂有个干部清晨给卡车撞

死，下午4点多才送到火葬场，来时头部已压扁了，牙骨、牙床都分不清，厂领导和家属十分悲痛，要求出厅时，能尽量恢复原来遗容。小金接到这个任务后，不厌其烦的一针一针地缝合死者的后脑、额面，花了3个多小时才整容完毕。当家属看到整理完好的遗体，心里得到了安慰。

去年夏天，有个丧家将死人在家中停放了3天，遗体送到火葬场又未及时火化，尸体开始腐烂。出厅时，丧家吵得很厉害，认为是火葬场没有保管好，小金很能理解家属的心情，但也看出这尸体来之前就变了样。经小金耐心的询问，家属也承认在家里放了3天。他们认为床下放着一块冰降温，顶保险的，其实不然，冰放在下面，冷气向下流，热气向上升，这么热的天，怎么可以把尸体放在家中3天呢？小金和蔼地向丧家解释着，随即又将这具脸上有些发黑的尸体，推进化妆间，给他涂上了淡淡的油彩，进行化妆、修饰，出厅时，家属看到化妆以后的尸体，很为满意，一再赞扬小金一心为丧家服务的精神。

小金每天就是生活在死人中间，为他们

“我恋爱观点不正确，把爱情建筑在物质条件上，轻率地对待婚姻问题，结果受骗上当，苦头吃煞，人格遭污辱，人也被砍伤，还连累了父亲、弟弟，以至使自己的孩子造成难以弥补的创伤，这是我终身最沉痛

的教训。”

参加旁听的一位老人无限感慨地说：“这是一个草率的财貌婚姻。对于那些追求‘财’‘貌’而不顾及理想、志趣的青年人，这是一面镜子。”

理发、整容、梳妆打扮，为丧家减少痛苦服务。照理人们应该尊敬他、支持他，可是旧的习惯势力却十分顽强，他精神上的压力比工作上困难不知大多少倍！

1967年夏天，当他决定到龙华火葬场工作时，父母、弟弟没有一个人表示同意，就连老祖母听到这个消息后，也如晴天霹雳，抓住金苗苓的手说：“孩子，你干这一行，我对亲戚朋友怎么说呢？说孙子在火葬场工作，我是说不出口的，乖孩子，你就改掉这个行业吧！”老祖母的这席话，使小金思想斗争很激烈。他想，这个行业在整个社会上又是不可缺少的，大家都不干，谁去干呢？在小金的内心深处，一方面，是党和人民鼓励的火焰在燃烧，另一方面，是社会宣扬旧风俗的阴风在吹刮，使他思绪万千，十分苦恼，但是火焰终于战胜了阴风，他按期到龙华火葬场去报到了。

事后，有的朋友知道他干这个行当，渐渐和他疏远了。对他打击最大的是，有一次在龙华火葬场走廊上碰见一个熟人，当时，小金是那么高兴，热情地向她伸出了手，可是她却半开玩笑地说，你是抓死人的手……”他立即下意识地把手往后缩……记不清当时他怎样难堪地把手缩回来。她一走开，小金心中有种说不出的滋味。从此，他再不主动和别人握手，就是那些不明他底细的人要和他握手，他也尽量回避，免得日后让人家知道了后悔，会骂自己偷偷地玷污了他。然而，生活的现实往往使他不能平静，一个浪花接着一个浪花向他冲撞而来。

1977年，小金29岁了，家庭在为他的婚事操心，后来妹妹给他介绍了一个纺织女

工，可是当姑娘知道他是火葬场的化妆工，心马上冷了半截，见了两次面就绝交了。后来，同学又给他介绍一个，可是，姑娘的父亲知道了他的职业后，冷淡地说，我家没有必要找个火葬场的人做女婿。在爱情的波折中，小金没有为旧的习惯势力所屈服，他坚信自己的职业如同世上千千万万工作一样，是必不可少的，相反的，他还为自己有胆气做这个一般人不敢干也不愿干的工作而自豪呢！她瞧不起我，我更瞧不起她，小金狠下了决心，一定要干这一行，也坚信一定能够找到心爱的人。

曲寡自有知音人。此后不久，经人介绍，他和一位姑娘建立了恋爱关系。过去她也曾不赞成小金去火葬场工作，可是当她看到小金对工作是那么热爱，看到他用自己的双手为丧家减少痛苦和悲哀，看到他高尚、纯洁的内心深处，渐渐地她的感情转变了，她认为恋爱的要素毕竟不仅是物质条件，真正的要素是思想基础，是互相之间的忠诚、体贴和谅解。现在，这对包苞待放的花朵，随着党的阳光照耀，感情十分融洽。当他俩漫步在公园的小道上，或走向剧场、电影院时，有时她也轻轻地拉过小金的手，肩并肩，手挽手地向前进，她倒是丝毫没有异样的感觉——这样一双为千家万户的丧家在与亲人最后告别而留下美好印象的手，为什么不是圣洁的呢？还有，正是用这双手，三年来，小金利用业余时间创作和发表了十几首歌曲，曲调大多是欢快、活泼的，鼓舞青少年为“四化”贡献自己青春！小金的光辉事迹正受到千万人的赞扬。

爱情与偏见

石 坚

朋友，你可曾体验过寒冬阴影下的刺骨冻寒？人世间也有这样的酷冷，那就是偏见。

这是一件真实的、普通的故事，发生在90%都是青年的一个国营农场里。

某天的一个深夜，一个黑影突然闯进某农场连队的女宿舍，钻进了一位正在酣睡中的女青年的蚊帐中，女青年惊叫一声，惊醒了同宿舍的其他女伴，黑影闻声鼠窜逃跑。

第2天，这件事迅速传遍了全连，据这位女青年自叙，这样的事已先后发生过两次了。

人们议论纷纷。有的说：“犯罪分子为什么不找别人，偏偏两次都找她？”有的带有轻蔑语气说：“想不到她是这样，看不出，看不出。”

人言可畏啊，舆论的压力可以叫你抬不起头来。人们开始厌恶她了，疏远她了。

她多次哭泣着向连队领导诉说自己的清白无辜，但谁能相信她那种辩解呢？因为她是一个共青团员，还要她在团员大会上作检查。在这样的情况下，她变了，变得对一切都那么冷漠。个别沾有流飞习气的青年自然把她看作猎物，时常缠住她。

党支部考虑到，不能让她在歧路上越滑越远，把她调到一个团支部副书记小王任班长的班里，要班长加强对她的思想教育。党支部书记是这样向小王布置任务的：第一，政治上多关心，要抓得紧些，生活上多指

导，设法引她走上正道。第二，要使她和班里的人少接触，不要一个烂桔子，烂了一箩筐，并强调党支部对小王的工作寄予期望。

小王心情沉重地走出支部办公室。对这个姑娘，他并不陌生。她刚进农场时，就分在小王的班里。这是一个不爱说话、穿着朴素、天真活泼的姑娘，工作中，别人挑挑拣拣，她从不声响，在脏活累活面前也从不畏缩，割稻、插秧她还是又快又好的能手，这给小王留下了深深的印象。时隔一年，她竟变得这样，这使他既惋惜又困惑。

向别的同志又了解些关于她的情况，小王找这位姑娘谈了话。

“你的变化真使我感到震惊。”

她看了看年少持重的班长，仿佛想要说什么，但颤抖的嘴唇动了动，什么也没说，又低下头去。

小王继续说：“青年是一生中培养高尚情操的重要时期。我们都是青年，由于幼稚，或者社会经验不足，都可能犯这样那样的错误，只要从中吸取教训，还是有前途的，最可怕的自暴自弃，团组织相信你会振作精神，重新生活。”

她抬起头来，木然的脸上混合着一种说不清的表情，象苦笑，又象怨屈，她想解释……

不久，有一件事给小王的触动很大。一天，连队大多数同志去看电影了。小王在治安值班时，走过女宿舍，意外地发现她一

个人孤单地斜依在床上，望着帐顶发呆，面颊上挂着泪珠。想到党支部书记的嘱托和同志间的友爱，小王心里很不安宁。

以后，碰到场里再放电影，小王就买了票叫别的女青年约她一起去看。团里组织活动，他都要她参加。除此以外，还经常借些刊物给她看，并做班里一些女同志的思想工作，叫她们关心她，不要使她感到孤单。在工作中，小王也不因为人家对她有看法而把脏、累、重的工作专给她做。这对生活在被歧视的浓雾中的她，感到有点冬天阳光的温暖。

不久，场部下达了开挖鱼塘的任务，这工作又脏又繁重，由男同志挖土方，女同志挖泥，肩挑百把斤的泥块，要走上高高的梯形泥阶，够累的，个别同志害怕艰苦，逃担了。但小王发现，个子矮小、体力并不算好的她，却从不逃担。这就更增强了他帮助她的信心。

一个阶段后，这个姑娘变了，又变得乐观而有信心，生活也脱离了暗淡的灰色。接着，连队里渐渐传出小王和这位女青年谈恋爱的消息。这使大多数人大为震惊，有的感到迷惑不解，简直不可思议。说不尽的议论和人们私下的讥讽象冰雹般地向他们打来。

支部书记找他谈话了，谈了3次。记录如下：

“外面的传说是真的吗？”书记有点发愁地问。

“是的。”小王毫不回避。

“你考虑自己的身份与影响吗？”

“考虑过。”

第一次谈话在谁也说服不了谁的气氛中结束。

第2次：

“你为什么要一意孤行！你倒谈谈你的想法。”

“她有进步，人也不坏，我愿意和她

好，有什么不对？”

“对个屁。”支部书记恼火了。“我真不理解，一个团干部，帮助一个落后青年非得用谈恋爱的方法？难道你也想来个‘鲜花盛开的村庄’吗？”

“这也没有什么可以非议的，我们不去接近她，让谁去接近她。”

“鱼找鱼，虾找虾，这样的人自有这样的人找她，犯不着你去。你冷静点，希望你把问题考虑得仔细一点。”

“一切我都早就考虑过了。”

“考虑过了？，你考虑过你的前途，你今后会有幸福生活吗？”支书激动起来了。

“你不要把组织上对你的挽救抱着无所谓的态度。”（支书把“挽救”两字讲得特别啊）

小王大吃一惊，他怎么也没想到，事情的性质竟然如此严重。他望着这位面目可畏的上级愣住了。

第2次谈话在火药味中结束。

第3次谈话是这样结束的：

“这是我以组织的名义最后一次找你谈这个问题，当然听不听由你，不过我得把观点说清，你和她谈恋爱，组织上不干涉是不行的，目的是为了你好。比如说，你的父母会同意吗？人们将对你产生什么看法？今后你又怎样开展工作？同志，各方面都仔细地想一想吧，不要一时冲动，让绵绵之情缠昏了头脑。”支部书记可谓苦口婆心了。

小王理直气壮、又充满自信地回答：“我知道，和她谈恋爱一定会遭到各方面的压力，也估计过压力的份量。但是我不明白，象她这样年轻幼稚的人，今天有了重新生活的勇气和决心，我们为什么一定要把她拒之门外？我担心偏见将会使她更加自暴自弃、在歧路上愈走愈远。”

从此，小王与她在社会偏见的阴影下，爱情给他俩带来的不是甜蜜、幸福，相反是

致马路求爱者的一封信

兰 菩

沈 菩

“多情”的小伙子：

我的确有不少话要向你谈，可话到嘴边又咽下去了，这倒不是出于姑娘的羞涩，而是当时在那种你追我逃的场合下，我是处于多么尴尬的境地，除了咬紧牙关，低头小跑以外，又有什么办法停下步来向你说明清楚呢！

我是个业余文艺爱好者，每当我从工人俱乐部活动出来之后，独自一人在马路上行走的时候，经常遭到你们的突然袭击。上星

期3夜间，我看完《生死恋》，刚走出电影院不久，不知你们哪一位，又悄悄地跟在我身后轻声地说：“小阿妹，阿拉交个朋友好吗？”当时我吓得魂飞心跑，三步两步加快了步伐，连忙逃脱。昨天，又有一个，罗里罗苏，纠缠不清。我的同厂姐妹们，聚在一起商谈如何应付这种紧急情况，有的姑娘说这种人准是流氓阿飞，没有一个好东西，下次再遇到，一定想办法把他拖进派出所。”有个小姐妹天真地说，“我们放夜工回家，

一杯连一杯的苦酒。跟踪而来的是什么呢？每当小王找团员谈心，一谈到生活问题，人们就会露出一股嘲意。好友说他是“自找麻烦”，极大多数青年说他是“背石上山”，自找苦吃。这，使小王感到极度的怅惘和痛苦。

正在这一对恋人对生活感到彷徨、苦闷时，他俩先后顶替回城工作，这给他们带来了新的希望：换个环境，境况也许会改变，天下这么大，总有容得下我们爱情的地方。

幼稚纯洁的心灵呵！偏见只存在于一个农场吗？

姑娘的父母得知女儿和小王的恋爱，强令她和小王断绝来往，责怪女儿在农场名声搞坏了，从此不准她和农场青年来往。姑娘含着泪向父母诉说和小王的恋爱由来，恳求父母不要拆散他俩，得到的却是一顿打骂。

无奈，小王和姑娘只能转入秘密地下的爱情生活。

姑娘的家中闻悉他俩继续相爱着，便把姑娘的那段经历向小王的父母宣扬。这下小王的父母羞恨交集，也强令他和姑娘绝交。亲戚、朋友也赶来劝说。

偏见压得这一对青年抬不起头来，他们苦闷无比，见面不能，就只得靠秘密通信保持联系。

请看，这是他俩最近的通信。她是这样写的：“虽说我的心里一直印着你，然而事实却使我们没有希望生活在一起，因为象巨石般重的压力，压得我抬不起头来，这不是我俩的力量所能撬开的。”

小王面对这一切，也感到惘然。他悲切地给她回信说：“我们这枝久经风霜的爱情蓓蕾，在社会的偏见下，不可能有盛开之日。愿我们保持纯洁的兄妹关系，在人生的道路上共同勉励，共同前进吧！”

小王还能说些什么呢？姑娘又能说些什么呢？

找几个人躲在后面，等那种坏坏人来了，抓住他，狠狠地揍他一顿，也好出出气。”老实说，我并不认为这是解决问题的好办法。最近，我暗暗思索，感到你们这伙人中有两种情况：一种确实是流氓阿飞，他们这些家伙心怀不良，企图趁更深夜静，在寂静的马路上达到污辱单身妇女的目的，这种人当然应该使他们受到惩罚和法律制裁；另一种人也也许真想找女朋友，假若果真如我所料的话，我这封信就是要对这种人来一番坦率的劝告。

找女朋友，首先要通过正当途径，比如在生产、工作的接触中，双方有了共同的语言、情趣，萌发爱慕之情；由亲戚、朋友、同事作媒，使一对男女青年从素昧平生到逐步熟悉、情投意合，而决不能象你们那样，见着马路上的姑娘，就冒冒失失地要求和她交朋友。你知道人家是否已经有了心上人？是否已经结过婚？有次我厂的一位女工，她已生了孩子，在路上也遇到你们这种冒失鬼的求爱，这岂不是十分荒唐可笑吗！

我们大多数的女青年谈起来，感到你们外表上也许打扮得很时髦，长相也好象挺机灵，可精神多么空虚，竟干出马路求爱这样的蠢事。你想，一个正派的姑娘，怎么能和一个素不相识，一点也不摸底细的马路追求者交朋友呢？！前不久，有个男青年在大街上拦住我，苦苦哀求我答应和他交朋友，我白了他一眼。他竟会说“你放心，我不是坏人，你不用怕”，说着说着，还要掏工作证给我看。真奇怪，半夜三更拦住人家，怎么

不使人害怕呢？再说你不是坏人，又怎么能证明你是好人呢？应该说，你们这种行动的本身，已经给你追求的姑娘心中留下极坏的印象。你想过没有，你这样失礼、无赖，以及庸俗低级的语言，能博得姑娘对你的欢心吗？也许你会说“一见钟情”，我却说，一个正经的姑娘，对你们只能“一见讨厌”。在我看来，真正的爱情是表现在恋人对他的对象采取含蓄、谦恭甚至羞涩的态度，而绝不是表现在随意流露热情和过早的亲昵，你既无谦恭之情，更无羞涩之意，而是以粗俗的语言，放肆的态度，野蛮的举动，对待一个萍水相逢的姑娘，我怎会对你有好印象，更不用说“爱”了。爱，要双方完全自愿，一方强制一方只能产生悲剧，决不会得到幸福。“强扭的瓜不甜”，这句话你们要好好想一想。

要想获得女朋友，不能心急，决不能象无头苍蝇那样在马路上乱撞，这准会碰得头破血流。如果你能把在马路找女朋友的那种“无畏的勇气”、“追求的精神”、“宝贵的时间”全部投入到工作上、学习上去，那么，你一定能做出一番成绩来，等到那时，还怕找不到一个理想的伴侣？请看那些品德优良、情操高尚、懂礼貌、有学问的男青年，有的姑娘不是会主动地向他们献上一颗爱慕之心吗！

愿你在火热的生活中猛醒，为“四化”作一些贡献，思想上求一点上进，在不久的将来，我相信，你一定会找到一位理想的对象。





我的遭遇

林静

编辑同志：

看完《青年一代》第一辑《爱情与偏见》一文，我激动万分。我和文章中的姑娘有着类似的遭遇。

金色的童年时代，我曾作为上海市少年宫小伙伴艺术团舞蹈组的组员——穿着白色舞裙，随着优美的琴声、在外宾们的掌声中翩翩起舞，通过我们的舞姿，将新中国人民的深情厚谊传送给各国人民。我曾参加区体操队，在宽敞的体操房里，在高低杠上，在平衡木上，在柔软的地毯上，洒下了我的汗珠。初中毕业后，进入技校，我又不顾刚上完夜班的疲劳，在市技工学校体操比赛中，为学校夺来了体操全能名次。

1966年9月，我被正式分配进厂工作，不久，去电视台演出节目。不料，演出归来，在厂的中央大道上，在车间的墙壁上，看到了一式几份造谣、污蔑、谩骂我的大字报，说我“生活作风不正派”，“乱搞男女关系”，“曾几次被公安局拘留过”。莫须有的罪名，一瞬间哄传了全厂，人们相信了：年轻活泼的报幕员，原来是一个“乱搞男女关系”的浪荡姑娘，舞台上天真无邪的

“小卓嘎”，原来几次进过公安局。

我象迷途的羔羊失魂落魄地徘徊在黄浦江畔，想以一死来表明我的洁白，可转而一想，我又不甘心。金色的童年生活才过去不久，幸福的青年时代刚刚到来，我能这样不明不白结束自己的生命吗？我多么渴望生活，多么向往着幸福的未来啊！我望着滚滚东去的江水悲呼：“这就是我多年辛勤的汗水和纯朴的心换来的报酬吗？”

事后，厂党委查明了事实真相，派人把大字报覆贴了，技校总支书记安慰我“要坚强，要相信组织”，可是大字报的影响已流毒全厂。从此，我被框死在“偏见”的囚笼里。往日爱抚的眼光变成了冷漠的神色，往日赞扬的语言变成了蔑视的声音，不明真相的人看到我避而远之。那时候，有谁会站出来为我申辩，有谁会证明我是清白的？白天，我的心抖动成一团，工作得过且过；夜晚，眼泪伴随我到明天，我经常悲愤地捶床呼叫：“天啊，只有你知道我是清白的！”不久，因父亲是“小业主”被抄家，我又被红卫兵剪去了头发，一连串的祸事，把我逼进了生活的角落，使我的头更低下去了。

为了摆脱偏见的恐怖，企求找一个保护人，我接受了厂“造反派”一个小头头的求爱。虽然我们的情趣、志向不一，虽然我对他的所作所为不满，但我仍暗暗希望他不是只爱我美丽的外表，而是真心爱我这个人，让我有一个安宁的寄托。

结婚时，没有房子，没有钱，没有一件家具，只得暂时借住在他人的房子里，这一切我都可以忍受，因为我急需用小家庭生活来结束人们对我的流言蜚语，我急需用一个贤妻良母的实际行动去清除人们对我的偏见。可是，没有爱情基础的结合，犹如木桩打在沙土上，它的结果是可想而知的。婚后第2年，我的希望又破灭了。我那个无情的丈夫无缘无故地打我了，鲜血顺着我嘴角一